

## 第八十章 老夫人交權

再見如畫，每個人都感慨萬千。

侯府大門口，如畫不顧一旁灑掃小廝的目光，徑直跪下了身，重重地給三娘子磕了三個頭。

子佩見了，正想去拉她，卻被三娘子的目光制止了。

子佩一愣，橫在半空中的手頓了一頓，半晌後也只能默默地收回來。

「三姑奶奶！」如畫聲音微顫，咚咚咚的磕頭聲，一記一記的撞在地上，也敲在所有人的心中。

抬頭的時候，就見如畫額頭通紅，子佩見狀，悄悄地別過了臉，心下對三娘子方才制止自己的舉動萬分不解。

三娘子依然不為所動，只微微的衝著如畫點了點頭，道：「起來吧，讓子佩先帶你去梳洗一下、吃點東西，我們一會兒見。」她說著，握緊了拳，目不斜視地轉了身，在眾人肅穆的注視下穩穩邁開了步子，走進侯府的大門。

半個時辰以後，子佩先一步進了內廂房，見三娘子正單手托腮，靠在窗邊發呆，她輕輕的行禮問了安，說道：「如畫姊姊吃了東西馬上就來。」緊接著子佩又問了一個一直憋著、沒時間問的問題，「夫人，您的脖子怎麼了？」

三娘子淡淡的說了一聲沒事，隨即轉過了頭，見子佩欲言又止地看著自己，她笑了，「妳想問剛才我在大門口為何會阻止妳對嗎？」

「夫人……」子佩忽然就跪下了，「奴婢昨日去了邵陽的莊子，見著如畫姊姊正在……正在給那莊子上的老莊頭倒糞桶……」

那場面是子佩完全想像不到的，曾經在許家那麼八面玲瓏的三房大丫鬟如畫，當時卻穿著一身破破舊舊的衣裳，吃力的提著一個散發著臭味的糞桶，在村口費勁的走著。

三娘子心頭一沉，終究耐著性子道：「子佩，妳最大的優點就是溫柔心軟、慈悲為懷，偏偏這也是妳最大的缺點。」

子佩愣愣地抬起頭，臉頰上還掛著晶瑩的淚珠，「夫人……奴婢不懂。」

「我今日讓妳去邵陽把如畫接回來，不是為了把她帶回侯府來享清福的。讓她來，是因為我要讓她來幫我打點這內院的裡裡外外。」

「一個有威嚴的主子，人前必要有所取捨，一個有威嚴的奴才，人前也必要學會屈尊。方才在大門口，左右也有五、六個負責灑掃的下人看著，他們是這個侯府裡頭最卑微的僕役，因為卑微所以無所顧忌，因此他們會把看到的一切當成茶餘飯後的談資。」

三娘子說著，便聽見門口傳來輕輕的腳步聲，她朗聲繼續道：「如果今日在大門口我讓妳攙了如畫，所有人就會知道她是個在主子心中有分量的丫鬟，而她進侯府可能是因為主子喜歡，並不一定是因為自己的本事和能耐。我問妳，一個打從一開始就是走後門進來的丫鬟，以後要如何在內宅服眾？」

子佩聞言，一張臉迅速漲了通紅，半晌後才垂了眼，低聲道：「是奴婢想得不夠周到。」

「子佩，雖然才短短幾個月，可如今我在這家的身分地位和從前已大不相同了，很多事，咱們若是按著以前那般循規蹈矩的去做，將來別說是這個侯府了，只怕是桃花塢裡頭也沒辦法由我說了算。

「成大事者雖不能心狠手辣、六親不認，但若是太過婦人之仁、心存慈念，難免會讓有心人騎在妳頭上作威作福。」

「奴婢明白。」子佩重重的點了點頭。

見三娘子的眼神正看著門口，子佩自然而然地轉過頭，就見門外站著的，是已換了一身乾淨清爽的衣裳，髮髻整齊、素面朝天的如畫。

子佩趕緊走了過去，先將如畫迎進屋，然後便退了出去，還順勢輕輕闔上門扉。見如畫一進屋就又跪了下來，三娘子便盤腿、挺直了腰身，正色看著低頭垂目的如畫，說道：「難為妳為了名節在那莊子上卑躬屈膝了。」

如畫身子一顫，詫異地抬起頭，愣愣的望著這個可以算是自己看著她從小長到大的小主子，眼裡露出了敬佩，「三姑奶奶……夫人如何知道我……」

改口的當下，如畫的思緒如潮水一般翻湧而起。

想她剛被太太送去莊子的當天晚上，那見色起意的老莊頭就摸黑，偷偷進了她的屋子。

她抵死不從，甚至拿起桌上的燭臺，用插蠟燭的鐵尖抵住了自己的脖子。

所幸她並不是罪奴的身分，再加上從許府出來的時候，太太特意派了兩個家丁相送，排場雖然不大，可多少也能唬住素來不曾見過世面的老莊頭，這才勉強保住自己的清白。

清白是保住了，可接踵而來的卻是各種非人的待遇。

大正午的下地除草，半夜睡得正緊，卻被喊起倒夜香，一日三餐不管飽，有時候難得能見著一點肉腥，卻也有著一股餿味。

因為沒有從了那老莊頭，那老頭兒就變本加厲地折磨她，還明著放話，什麼時候等她想明白了、願意點頭做他的填房了，這苦日子就會到頭。

想到這裡，如畫瞬間就濕了眼眶，她雖不是許家的家生子，可五歲被賣進許家以後就一直跟在太太身邊，雖然也不是一路的富貴，卻真的沒有吃過這種扎扎实實的苦頭，眼下想起，她自己都不禁唏噓了起來。

見她神色動容，情緒也有波動起伏，三娘子方才衝她柔柔一笑，輕聲道：「方才子佩來替妳打抱不平，說昨兒個去接妳的時候，見著妳正在給那老莊頭倒糞桶，若是妳真的被……莊子上的人哪會讓妳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去做這些骯髒的事。」三娘子語氣淡淡，但目光中透著欣賞和歡喜。

「原本奴婢也不知道那般堅持到底是為了什麼，可沒想到真的等來了……等來了夫人。」說著，如畫又激動地衝三娘子磕了一個頭。

眼下三娘子的出手相助對如畫來說，等同於再造之恩，這幾個響頭，她磕得心甘情願。

「這是我與妳緣分未盡。」三娘子抬了抬手，示意她先起來，然後定睛看著她消瘦的臉頰道：「從前我在許家多是由妳照拂著，母親心思的寬窄我常常拿捏不準，

可只要妳出聲提點了，我多半就不會出錯。母親這一次……」

「夫人，您信我！我五歲就在許家為奴為婢了，說句大逆不道的話，太太心比針尖這個您是知道的，我打小看著太太如何擠兌那些姨娘和想要變成姨娘的通房們，姨娘這條路，我是真的想都沒有想過。」

「那日真的是個意外？」三娘子是決定要用如畫的，如今她身邊正缺人手，且錦上添花遠不如雪中送炭來得難得可貴。

在如畫落難的時候伸手相助，三娘子敢保證，如畫肯定會對自己死心塌地，但她還是想親口聽如畫說一說當天在明月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那天老爺喝多了，回來的時候我正在院子裡除蟲，您是知道的，太太晚上淺眠，一入了夏，有的時候睡不踏實了，總會嫌院子裡的蟲鳴聲鬧得慌。」見三娘子點了點頭，如畫繼續說道：「既然是捉蟲，院子裡就沒有點太亮的燈籠，結果老爺一回來，險些在院子口栽了個跟頭，我見了自然上前去扶，結果……那兩天雨一直下不下來，晚上悶熱得緊，我沒穿襪子，老爺的手一撐，就碰到了……」

如畫目光一沉，臉上未見羞澀，有的卻是悲憤交加的神情，「我當即就喊了正在堂屋裡的田嬤嬤來避嫌，可老爺醉得雲裡霧裡，當下還以為人在花樓，不曾出來，把我當成那邊伺候的女子，所以說了些不堪入耳的話。」

「我事後特意叮囑了田嬤嬤，要她千萬別把這件事說出去，老爺本就喝多了，壓根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、做了什麼，回頭若是說者無心、聽者有意，那就是無中生有了。」

「父親從外院回來，怎麼入了內院連個伺候的人都沒有？」三娘子也是奇怪。

「事後夫人也問起過，老爺醉得厲害，到了隔天，什麼也記不得了。後來夫人去外院問，外院的小廝才說，是老爺自己不肯讓伺候的人跟著的，所以小廝就在垂花門那裡止了步。」

「那幾日妳是不是和田嬤嬤起了什麼爭執？」如畫和田嬤嬤兩人不對盤也是眾所周知的事。

田嬤嬤此人功利心強得很，總想在秦氏跟前裝大，而如畫是個心思縝密的，平常也知道明的暗的讓著，一直讓田嬤嬤倚老賣老。

如畫聞言眸光一閃，越發對三娘子服氣了起來，連忙點頭道：「您知道田嬤嬤有個侄女，之前一直住在邵陽，今年那侄女成了親，生了兩個孩子，一家人就來了帝都想謀生，那侄女自然就尋到了田嬤嬤。」

「田嬤嬤想讓她侄女頂了妳的位置？」三娘子不由冷笑。

如畫輕輕點了點頭，「田嬤嬤沒有明著說，不過卻暗示夫人我年紀大了，一直這樣待在明月居裡也不是個事。」

「也虧得田嬤嬤這份私心，讓我如今得了妳這左膀右臂。」聽到這裡，三娘子長長地舒了一口氣，眉眼都染上了和悅的神色，「現在我只問妳一句，這侯府，妳可以願意來？」

「奴婢自然……」

見如畫急忙想要表決心，三娘子徑直打斷她，「妳先別著急，我知道妳老家在槐

東，雙親健在，家中還有弟弟妹妹，妳是家裡的老大，養家之責不敢推脫，可妳是女兒家，除了要養家，也是要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。

「妳今年已經二十了，這般年紀，即便是我有心，也未必籌謀得到多麼體面的人家，更何況，一旦妳留下來幫我，從此以後，但凡是前院有些能耐的小廝便都配不得了，妳可願意？」

「夫人！」如畫一聽又跪了下來，鄭重其事地道：「奴婢這小半生看盡了人情冷暖，雖沒見過如侯府這般潑天的驕奢，但自問也是不愁吃穿、見慣了富貴。就算能得有能耐的好男兒又如何？奴婢覺得，再好的男兒都不如有一顆真誠實意的心。」

「奴婢原先在太太身邊伺候的時候就想好了，只要有一個男子是真心實意待奴婢的，那不論他的身分貴賤、家室好壞，奴婢都是願意的，可如果此人並非一心一意，那便是皇親貴胄，奴婢也不見得瞧得上眼。」

「妳能這樣想便好。」畢竟住在一個屋簷下多年了，三娘子對如畫還是瞭解的。這個明月居的大丫鬟，最合她心意的除了她的機敏謹慎之外，還有她的淡泊名利和一視同仁，

「如今侯府正值變動的當下，母親和田嬤嬤那些伎倆拿到侯府都是不夠瞧的，妳一旦沾了我身邊的事可就要有個準備，沒有一年半載的，我不會放妳去成親的。」

「夫人是知人善用，奴婢是認主為親，只要夫人有用得上奴婢的地方，奴婢必定肝腦塗地！」如畫目光堅毅，磕頭回應表決心。

三娘子嘴角笑意明顯，此刻終於放了心，正當她還想再和如畫敘敘舊的時候，卻聽門口忽然傳來了輕輕的敲門聲。

「進來。」話落，三娘子立刻看了如畫一眼。

就見如畫已迅速的一抹臉上不明顯的淚痕，然後恭謹的垂首，站在了一邊。

「夫人，袁嬤嬤來了。」門口子泠朗聲通傳。

三娘子微微一怔，隨即對如畫道：「一會兒我就讓妳瞧瞧，侯府那幾位主子和奴才的厲害。」

聽見這話，如畫一愣，一顆心頓時驟跳不已。

而就在這時候，袁嬤嬤已經昂首挺胸地走了進來，一見三娘子，她仔細周全的先行了個禮，然後笑咪咪的說道：「老夫人遣了老奴來瞧瞧，若夫人得空，老夫人想請夫人過去一趟。」

「勞煩嬤嬤了，我這就去。」三娘子說著就下了羅漢床。

袁嬤嬤見狀也不急著回去，只駐足而立，眼看著三娘子不緊不慢地張羅自己，一番準備後要動身出門了，她方才挪著步子跟了上來。

三娘子順手帶著如畫，如畫後面跟著個如盯梢一般的袁嬤嬤，三人便這樣一路齊齊的到了霽月齋。可一進屋，三娘子才發現，昨兒個剛來過的長房老夫人佟氏和

四房老夫人康氏竟又成了座上賓，這會兒正一左一右的和老夫人說著悄悄話呢。「母親，大伯母，四孀娘。」三娘子站定後，笑咪咪的和長輩們行了禮，彷彿昨兒個大家在祠堂撕破臉的事從不曾發生過一般。

三位老太太的目光皆在三娘子纏在脖子上的布巾停留了片刻。

老夫人率先開口道：「一家人住在一個屋簷下，磕磕碰碰、意見相左是難免的，說話快了，上下兩排牙齒都還有咬著嘴唇的時候呢，更何況是人了，妳說是嗎？」

「母親說的是。」三娘子垂首而立，態度恭謹得很。

見狀，老夫人暗笑在心裡，立刻從一旁的小丫鬟手中接過一個上了銅鎖的雕花紅漆大木盒子，說道：「如今連朝廷都已經改朝換代了，咱們這侯府也是時候該換個女主人了。老二現在既是名正言順的靖安侯，那這內宅的一應事宜，以後就交給妳吧。」

「要說三弟妹妳心裡也是敞亮的，這麼大的事，不過一宿的功夫就想明白了。」三娘子還沒有接話呢，一旁的佟氏就尖聲說開了，「老二媳婦啊，妳可是遇著一個明事理的好婆婆，能這般乾脆利索地把主持中饋的大權放手給小輩的婆婆，我還是第一次見著呢。」

聽見這話，三娘子轉頭對著佟氏意味深長地一笑，壓著嗓子，不費力氣地說道：「貴冑宅門的規矩自然比商賈之家要嚴謹得多，大伯母見不著裡頭的門道也是自然。」

佟氏聽了就是一愣，總覺三娘子這句話有些彀扭，可不等她細細琢磨，就見三娘子已經轉過了頭，上前兩步，雙手接過老夫人捧著的木匣子。

沉甸甸的匣子讓三娘子微微一驚，正想問，老夫人倒先開了口——

「裡面是應事的對牌、內宅的公帳、僕役的名簿賣身契，地契、房契還有各屋的鑰匙。」

「老侯爺走了，老二承襲爵位，我這個老太婆說話也變得人微言輕起來，妳瞧，別的不說，如今這內宅裡頭的大廚房就已經是一團糟了，打從今兒個起，就要看老二媳婦妳的能耐了，什麼時候能把大廚房那幾個嬖嬖拿捏妥當，妳這掌家之路才算是摸出些門道。」

三娘子捧著手中沉甸甸的盒子，眯著眼看著一臉慈眉善目的老夫人，沒想過她竟會把甩手掌櫃的姿態做得如此堂而皇之，甚至到了令人無語的地步。

老夫人說放權，其實是徹底的放手，而她眼底露出的滿滿期許，全是等著看她笑話的虛情假意，這一張欲擒故縱的牌打得正是時候。

內宅那幾個身兼重職的管事嬖嬖罷活甩手，當初還不是老夫人自己下的暗令？偏偏現在嬖嬖們都還沒回來，老夫人自己反倒先挨不過這素粥糟糠了，再加上陸雲英的自有主張，老夫人一鬧心，乾脆就拱手把這一堆的糟心事全丟給了三娘子。三娘子不用特地去查也知道，這裡頭除了那幾個還沒有回府當職的嬖嬖之外，老夫人肯定還動了別的什麼手腳，不然之前一家女眷鬧得那麼凶，豈不真成了一場天大的笑話？

但三娘子卻恭敬肅穆的斂神，鎮定地福了福身子，聲音沙啞地道：「孝熙定不負

母親之托。」

老夫人一愣，下意識就想張口，可一肚子的話卻卡在了嗓子眼，如吞了一隻還在撲翅的蒼蠅一般，嚥不下也吐不出。

這麼平靜就收了盒子，什麼都不問，什麼都不說嗎？老夫人睨著眼，看著神色毫無波動的三娘子，只覺得她忽然就和塊木頭一樣，與昨日在祠堂裡那犀利如劍的模樣判若兩人。

是這個許氏真的心夠大，還是因為背後有老二撐腰而變得天不怕地不怕？

老夫人心下天人交戰，細細琢磨了一番，而後滿心疑惑的看了身旁的袁嬾嬾一眼，卻見袁嬾嬾一個勁地衝自己眨眼睛。

老夫人頓時打了一個激靈，立刻回了神，心想，到底是自己硬著一口氣把東西交出去的，這會兒哪裡能表現出一點異樣的神情，便故作鎮定地點了點頭，一派長者的姿態，和藹地笑道：「都是多年的媳婦熬成婆，我當年也是這麼走過來的，各種苦楚，妳慢慢就能體會了。」

「是。」三娘子緊緊的握著手中的盒子，心裡一個勁地在發冷。

老夫人見狀，心有不甘，左右又囑咐了幾句，偏不管她說什麼，三娘子都是一副洗耳恭聽的模樣，冷靜得叫人找不出半點破綻。

說得多了，老夫人自己都覺得口乾舌燥，三娘子卻如同一口鐵鐘一般，紋絲不動的。

剛開始的時候，三娘子還會回兩聲「是」，可到了後來，她卻沉默得連這一個字的回答都省了。

老夫人見了只覺無趣，她本已打定了主意，想見一見三娘子的慌張和無助，誰想得到，這小小的丫頭根本沒有如她所願。

老夫人很失望，又有些氣悶，當即便揮手道：「罷了，我一個老婆子說多了，也都是泛泛之談，妳回去吧，這兩日估摸著有得妳規整了，若是遇著什麼不明白的事便來問袁嬾嬾，她之前一直幫著我打點內宅庶務，指點妳是綽綽有餘了。」

「多謝母親。」三娘子恭敬地行了禮，告了退。

就在所有人都詫異於她冷靜受之的姿態時，一出了霽月齋大門，三娘子卻在院牆的牆根下軟了腿，險些就跌坐在了地上。

「夫人！」一旁的如畫眼明手快地攙住了三娘子的手臂，一邊托住快要從她手裡掉下來的那只木匣子。

不托不知道，這一托，如畫才發現那只看著不算特別大的木匣子竟沉得要命。

三娘子雖然覺得一雙小腿一直在打顫，可也知道此處不是喘氣休息的好地方，便當機立斷地問如畫，「認識回去的路嗎？」

見如畫點了點頭，三娘子又吩咐道：「妳先拿著盒子回去，把瞿嬾嬾、單嬾嬾，子衿和子佩給我喊齊了，我隨後就來。」

如畫自然知曉輕重，聞言後沒有耽擱，點頭、轉身，就往桃花塢跑去。

三娘子則是挨著牆根喘了好幾口大氣，順過了氣，伸手撫平衣袖和衣襠上的褶皺，又捋順了鬢邊微亂的髮絲後，方才邁開腳下的步子。

## 第八十一章 應對之策

當三娘子走回桃花塢的時候，內廂房裡熱茶、迎枕、熱水、團扇都已經一一準備好了，屋子裡站著一排人，每一張熟悉的臉孔上都是肅然的神情。

一見她進屋，子佩便麻利地迎了上來，不過片刻的功夫，她便伺候著三娘子在屏風後面簡單泡了一回腳，又換了一身乾爽的衣服，最後才扶著三娘子坐上羅漢床。老夫人親手交給三娘子的那個木匣子，如今正安安靜靜地擺在炕桌上。

三娘子用餘光微微掃了一眼那匣子，深吸一口氣道：「都聽如畫說了吧？」

眾人垂目，一一點頭。

「我也沒想到母親會這麼輕易就鬆手，可是不用我說妳們也能想得到，這當中若是沒有蹊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」三娘子收回目光，心中思緒飛轉。

「夫人，不管這當中有沒有蹊蹺，由您來主持中饋可是名正言順。」瞿嬾嬾先出了聲。

三娘子抬起眼眸看了瞿嬾嬾一眼，不置可否地道：「是啊，所以不管我願不願意，這燙手山芋終歸是丟進了咱們桃花塢了。」

瞿嬾嬾一愣，一張臉迅速紅了一半，立刻諾諾的低下了頭。

三娘子不由得歎氣道：「我知道妳們都覺得眼下這是個天大的好機會，侯爺承襲，我封了誥命，侯府的中饋就應該名正言順地落到我的頭上來。可母親如今這般交出大權，本就是心不甘情不願，這不是燙手山芋是什麼？」

眾人噤若寒蟬，原本還想說兩句的單嬾嬾，眼見瞿嬾嬾碰了軟釘子，當下便聰明地縮回脖子，等著三娘子先發話。

眼見大家活絡的心思都被自己一盆冷水給淋了個透，三娘子方才冷靜地開口問道：「既然大家都知道這是燙手山芋了，那我來問妳們，妳們覺得內宅庶務，我頭一件要做的是什麼事？」

俗話說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。

這屋子，滿打滿算加上她自己一共有六個人，怎麼著都應該機靈過她一個人的腦袋吧？而且多幾個人幫著她出主意，看著是人多嘴雜，但三娘子覺得，這樣也能順帶幫自己釐清思路，讓她看看旁觀者的角度，和自己這幾日的所思所想是不是一樣。

「老奴以為先要解決那幾個帶頭挑事的管事嬾嬾。」單嬾嬾本就想說話，一聽三娘子問開了，她便利索地回了一句。

「嬾嬾有什麼好計謀？」

「老奴打聽過，帶頭撻擔子的是大廚房的甘嬾嬾，她是老夫人一路從莊子裡提上來的，如今一家四口都在府裡當差。」

「四口？」三娘子嚇了一跳，「全在內院？」

「不不，她男人和兒子在院外，男人在馬廄，兒子負責司茶房的採辦，她兒媳在內院，在花圃裡幫襯。」單嬾嬾連忙說道。

三娘子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，一會兒竟斬釘截鐵地道：「全換了。」

屋子裡頓時響起了單嬾嬾倒抽一口氣的聲音，「夫人，您可想清楚了？」

三娘子目光堅定決定，「這世上從來都沒有白送的好處，我知道，因為甘嬾嬾掌管大廚房多年，若是臨時換了管事嬾嬾，大廚房可能因此亂上一陣子，大家的伙食也會因此而耽擱了些。

「然而就憑著甘嬾嬾和母親這麼多年來私下的關係，妳們覺得，我花心思去討好這樣的人，和好吃好喝的養著一隻吃裡扒外的白眼狼有什麼區別？」

「那這一時半刻的，誰來接替甘嬾嬾的活呢？」一旁的子衿一針見血地問道。

「嬾嬾想試試嗎？」三娘子聞言，定睛看著單嬾嬾直接問。

「我？」單嬾嬾瞪大了眼睛，伸手指了指自己，連謙卑之語都忘記了。

「自然。」三娘子一派從容地點了點頭，方才緩緩解釋道：「大廚房是個關口，我初次掌家，新官上任，若所有內宅庶務都要事無巨細的去一一分派安排，且先不說下人們聽不聽我的，就說這當中要耗費的精力，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辦完的。」

說著，她頓了頓才又繼續道：「目前最好的法子就是讓他們按部就班，以前做什麼，現在就做什麼。而我只要管住幾個管事嬾嬾就成。

「以後只要內院有人犯了錯，我就找管事嬾嬾，若管事嬾嬾能處理妥當，我就絕對不出面。可這當中卻要有一個明晃晃的例子，我思來想去，沒有什麼是比大廚房易主換人更能敲山震虎了。」

「可夫人，我……老奴從來沒有打理過大廚房啊……」單嬾嬾心裡沒底，卻又覺得眼前這個絕好的機會若不抓住未免可惜。

「嬾嬾要如何打理？」三娘子輕輕搖頭，「小丫鬟們負責瑣事，廚娘負責掌勺，嬾嬾只要整理好廚房每日進出的銀子帳目，所有僕役當值、輪值的人序即可，這和嬾嬾以前打點侯爺的桃花塢並沒有太大的區別。不同的是，一個是有著柴米油鹽、煙火味的廚房，一個則是乾乾淨淨的內宅小院罷了。」

「若是甘嬾嬾不肯呢？」單嬾嬾有些動心了，想她以前也打點過桃花塢的小廚房，大廚房那些活，她左右也知道順序方法，只要做幾天，相信很快能上手。

「不肯？」三娘子嗤笑道：「要的就是她不肯卻再也得不到的結果。我也要讓內宅所有的管事嬾嬾瞧瞧，若想當著我的面撻擔子，那這擔子，以後她們也別想再拿起來了！」

是，換僕、換人確實是最得不償失的法子，之前三娘子也是在擔心這一點，才會遲遲不敢出手與老夫人相搏，但現在不一樣了，她現在是趕鴨子上架，被老夫人搶先一步擺了一道。

老夫人就是拿捏住她資歷淺、沒人脈，才會篤定她一定管不好家，肯定會回頭去求她這個婆婆。

若是這個時候還要顧及著自己的體面，三娘子以為，那最後的結果就是老夫人笑，她哭了，所以釜底抽薪換個管事的法子雖不可取，卻也是非常時期的非常對策。

更何況那日裴湘月來的時候，三娘子已私下問過她關於廚房甘嬾嬾的情況了，在得知她是老夫人的心腹之後，三娘子就更加堅定要藉機把甘嬾嬾除掉的決心。



即便會亂，也是一時，總好過讓她一輩子養著一個心思在別處的奴才要好得多！且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，三娘子是相信單嬤嬤的能耐，單嬤嬤是伺候陸承廷多年的老人，她對侯府內院的事也是知根知底，用單嬤嬤一人去智奪整個大廚房的歸屬權，三娘子以為，這是她目前所能想到損失最小的立威之策。

眾人靜默，都齊刷刷地看向了單嬤嬤。

單嬤嬤只覺得這決定下得容易又不容易，說容易，是因為她覺得這是三娘子和陸承廷對她的肯定和信任，想她這大半輩子都在桃花塢裡伺候，一把年紀了還能有被主子看中的時候，這也是她這個做奴才的福氣，而要說不容易也很能理解，那就是她怕晚節不保。

三娘子也在靜候，她不著急，因為就算不是單嬤嬤，她也能找到第二個人選，只是沒有單嬤嬤這麼適合罷了。

只是等久了，終歸有人會耐不住性子，比如素來在大事上急性子的子衿。

「嬤嬤，這可是您幫著侯爺和夫人……」

就在子衿話說到一半的時候，單嬤嬤忽然就屈膝，跪下了身子。

「承蒙夫人瞧得起老奴伺候了侯爺十幾年的經驗，夫人放心，廚房的事，老奴會盡力做到讓夫人滿意的！」單嬤嬤目光如炬，一雙眼睛直勾勾的看著三娘子，一臉堅定不移的模樣。

三娘子緩緩點了點頭，心裡一直懸著的一塊大石頭總算落了地，當即就從炕桌的抽屜裡取出兩張寫得滿滿當當的紙，一邊遞給單嬤嬤，一邊輕輕說了一聲，「嬤嬤起來吧，地上涼。」

單嬤嬤應了一聲，接過紙就站了起來，低頭仔細瞧了瞧，卻發現上頭有很多字自己不認識，當下有些心虛。

三娘子見狀，卻一派氣定神閒地說道：「嬤嬤不識字無妨，我把子若這丫頭留給妳，以後就讓她做妳的左右手，有什麼事妳儘管放心的吩咐她，若是她辦得不妥當，妳就來和我說。」

見單嬤嬤點了點頭，三娘子繼續說道：「這兩張紙上寫的是五天不重樣的菜式，我想過了，如今廚房亂，人手肯定不足，既然如此，那從前大廚房一日三餐給各房各屋做不同菜式的法子行不通的，可每日的吃食咱們也不能重複。

「所以咱們就以五日為一個輪轉，初一到初五，每日菜式搭配不同，初六到初十則重複初一至初五的菜式，如此輪轉，大廚房只管用大鍋燒菜、小盤分裝，既省了食材又能省人手。

「如今不管是侯府還是天家都還在喪期，府裡也不可能有什麼宴請，各房應該不會無緣無故多加菜，我單子上那些菜也是葷素搭配、甜辣均有，口味也全，應該能勉強應付一陣子，而且今兒個正好是初一，這規矩就從今兒個開始。

「哦對了，五房除外。五房的菜式我寫在最後頭，五夫人如今有孕在身，五房的菜還是要單獨燒。」說到最後，三娘子又補了一句。

「夫人這法子甚好！」單嬤嬤一聽眼睛都亮了，不由得連連點頭道：「如此一來，省了人力不說，還給廚房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額外瑣事，即便是少了人手，咱們也

應該運轉得過來。」

三娘子又道：「是啊，左右大廚房現在還有幾十個人在那費心著侯府的一日三餐呢，一會兒嬭嬭帶著子若過去，把這些人的名字一一記下來，回頭我全都打賞。」她說著，又抬起了頭，看著面前一小眾人道：「其實不只是大廚房，如今在侯府各處，依然還是有很多循規蹈矩的下人們在盡忠職守。」

「雖這宅子裡人網如織、相互牽扯，可是大家捫心自問，但凡是在侯府為奴為僕的，每個人都是衝著每個月那筆月錢去的。」

「妳們只管把話放出去，只要有人無故罷了活，一旦被我查到，這侯府的活他也就不用幹了，我想多少還是會有人猶豫一下要不要跟風，當然也會有冥頑不靈的人，但這樣的奴才，我要了又有何用？」

聞言，在場的每個人，臉上都露出感同身受的表情。

三娘子見狀，略微緩和了一下語氣，衝著單嬭嬭點了一下頭，見單嬭嬭心領神會の後退了幾步，她方才對著瞿嬭嬭和子佩說道：「我這有大嫂……哦不，是裴姊姊之前留下來的內宅所有僕役的名冊，瞿嬭嬭和子佩，妳們兩人這兩天辛苦一下，拿著名冊，從裡到外把內宅現在缺了的僕役給我記下來。」

「那名冊我之前看過，裴姊姊記得非常詳細，甚至連年歲和身分由來都略有記上，所以就讓妳們多費些力氣，但要說這是多複雜的事也未必見得。」

「是！」瞿嬭嬭和子佩聞言領命福身。

三娘子不禁歎氣道：「說實話，妳們是跟著我從許家過來的，按理說，排查侯府下人的事應該由單嬭嬭這樣熟門熟路的人去做才好，可如今我左右缺了人手，且子佩妳是識字的，辦起來也更妥善一些。」

「夫人放心，我和瞿嬭嬭一定會幫您查得仔仔細細，定不讓您操心。」子佩見三娘子面露難色，連忙說了句讓三娘子寬心的話。

三娘子對著她柔柔一笑，「妳們辦事我自然是放心的，其實說到底，老夫人這次的先下手為強，明著確實是為難住了咱們，但事有好壞雙面，因為老夫人的為難，咱們也能看明白府裡哪些人是有二心的，這豈不是給咱們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嗎？」

大家一聽，紛紛覺得三娘子的話有些道理，都不約而同的點了頭。

解決了當下兩件比較重要的大事後，三娘子便迅速地起身，下了羅漢床。

一旁的子衿和如畫見三娘子並未給自己指派活，當即便異口同聲問道：「夫人，那我做什麼？」

三娘子正在穿鞋，聞言便抬頭先對子衿笑道：「妳等我一會兒，我把內宅公用庫房的帳本給妳，妳帶著子元、拿著帳本去對帳，看看哪些東西是少了的，順帶把所有鑰匙都試一遍，哪把鑰匙配哪把鎖妳對一對，看看當中有沒有混淆的。」她說罷，這才轉過頭對如畫道：「妳現在跟著我一起去五夫人那裡坐一坐。」

當三娘子帶著如畫貌似悠哉地走到竹意堂的時候，寧氏正由喜鵲陪著，在院子裡溜彎。

兩人一打照面，寧氏就笑咪咪地衝三娘子招手道：「妹妹快來，我這剛做好的冰酪，正愁沒人吃呢。」

三娘子連忙走了過去，只見樹蔭底下的長案上果然放著兩碗水靈靈的冰酪，冰絲還沒有全化，一看就知道剛做好沒多久。

「姊姊現在能吃冰酪嗎？」三娘子嚇了一跳，沒想到寧氏竟也是個為了吃就全然不顧的。

誰知寧氏聞言頓時垮下神采奕奕的臉，沮喪道：「就是不能吃，所以做好了看看。」三娘子一愣，有些不解。

一旁的喜鵲連忙捂嘴笑道：「咱們夫人說了，自己不能吃，看著別人吃解解饞也好。」

三娘子大窘，尷尬地扯了一個勉強的笑容，怯生生地說了一句，「我今兒個……小日子在身上。」

寧氏一愣，略微惋惜地看著桌上兩碗冰酪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對著三娘子身後的如畫招呼道：「這丫鬟是新來的嗎，怎麼以前沒見過？」

「回五夫人，奴婢如畫，剛從邵陽的莊子上來。」如畫到底是伺候了秦氏多年，見慣了場面，聞言就儀態大方地上前給寧氏行了個全禮。

寧氏笑咪咪的點了點頭，「邵陽，妳家夫人的老家吧。」

「是。」如畫依然垂著首。

「那這兩碗冰酪就妳和喜鵲分了吧。」

如畫一愣，臉上的神情僵了僵。

三娘子則徑直笑出了聲，「成了，五夫人賞妳的，妳就開開心心的吃給五夫人看。」說著，便衝如畫點了點頭。

如畫便和同樣抿嘴竊笑的喜鵲一起伸手端起桌上的冰酪，甜滋滋的吃了起來。

那兩碗冰酪裡加了梅子和櫻桃汁，吃起來酸酸甜甜的，冰涼沁心，確實令人心曠神怡。

寧氏見兩個丫頭一臉滿足的神情，當下又是喜歡又是歎氣，「讓妹妹見笑了，也不瞞妹妹，這往年一入夏我就貪冰，一天一碗冰酪、一壺冰茶是少不得的，偏偏現在懷了個小祖宗，這也吃不得那也吃不得，真是讓人鬧心得緊。」

「那不知給姊姊找些事做，分了姊姊的心，姊姊會不會就不那麼貪冰了？」三娘子笑得一臉和悅，一邊說一邊就挽著寧氏的手，不著痕跡地將她帶回了竹意堂的內屋。

這七月的天，太陽已經慢慢的毒了起來，寧氏一個有了身孕的人雖是要多活絡筋骨，可在太陽底下站久了總也不是什麼好事。

「找些事？」一進屋，一股涼風就從放著冰山的銅盆處襲來，寧氏頓時覺得涼意陣陣，人都跟著舒坦了起來。

「是。」三娘子一邊說著，一邊將寧氏攙上了羅漢床，然後才從隨身揹著的布袋裡取出兩本厚厚的冊子，一把攤在炕桌上。

寧氏探頭看了看，一張臉頓時沉了色。

## 第八十二章 陸雲英的祕密

「姊姊願意接嗎？」三娘子問的直截了當，連半點拐彎抹角的姿態都沒有。

寧氏紅唇微顫，伸手翻了翻桌上的冊子，臉上笑鬧的神情盡褪，忽然換了一副面孔，正經八百問三娘子，「這是侯爺的意思還是妹妹妳的意思？」

「我的意思便是侯爺的意思。」其實三娘子還沒有來得及問陸承廷。

「這是靖安侯府內宅的帳本。」寧氏一雙手按在冊子上，「妹妹可知，五爺是庶出，按祖制，我們五房是沒有資格看內外宅的帳冊的？」

「我以為，規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」三娘子笑了笑，這才放鬆一直緊繃著的神情，略顯疲憊地道：「不瞞姊姊，早上的時候母親已經把中饋之權交給我了。」

「我聽說了。」寧氏毫不避諱自己留有耳目在霽月齋這件事。

而三娘子也不奇怪，反問道：「那姊姊怎麼看這件事？」

「燙手山芋。」寧氏直言。

「正因為是燙手山芋，我就更不能讓母親得逞。」三娘子目露犀利，堅定的道：「是，我在侯府確實沒有根基、沒有人脈，但我不像母親那般，只盼一人攬權。權分二處，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好；知人善用，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。看帳是我的短處，卻是姊姊的長處，姊姊也是侯府的五夫人，侯爺也看中了五爺的能耐，私下還會和五爺商議外院庶務，那我為何不能將內宅帳務的事交給姊姊打點呢？」

「妳不怕我……」寧氏壓根沒想到三娘子會如此坦蕩，當下連一句假設的話都問不出口了。

三娘子自然明白她的意思，搖了搖頭，「姊姊不是這般貪心的女子，姊姊與五爺鶼鶼情深，姊姊也不會棄五爺於不管不顧。帳在姊姊手中，姊姊只要問心無愧，即便是以後我找了帳房來查帳，姊姊心中無鬼，自然就不怕被查。相反的，若是姊姊私下做了壞帳，那從此以後，五房要再想在侯爺跟前立足，估計就成了一紙空談了。」

寧氏凝沉著眸子看了三娘子許久，方才輕啟朱唇微微一笑，卻是答非所問，「那日大姑奶奶來，她的陣仗妹妹是親眼所見了，妹妹以為如何？」

三娘子微怔，瞇眼去看寧氏，「姊姊為何說這個？」

「物極必妖。妹妹以為用來形容大姑奶奶可還算貼切？」寧氏優哉游哉的伸手，探了探桌上擺著的杯盞溫度，然後儀態優雅的端起來喝了一口。

見三娘子謹慎地不說話了，寧氏忽然沉了聲音，道：「先二夫人過門後一年，曾私底下查過莊戶上的一個佃戶。」

「佃戶？」三娘子有些糊塗。

「是，不巧的是，那莊子正好是五爺負責打點的，當時無意得知先二夫人私下來查過人，五爺還以為是那佃戶得罪了先二夫人，就尋了那佃戶來問過一次話。

「誰知那佃戶也是個實心眼的，一見五爺那問話的架勢，一跪地就磕起了頭，連連說了句當時讓五爺都慌了的話。」

寧氏聲音輕緩，可語調中莫名的抑揚頓挫，詭異得讓三娘子一顆心頓時提到了嗓

子眼，下意識就跟著壓低了嗓音問道：「什麼話？」

「那個佃戶說……小的冤枉，爺，小的真的沒有和大姑娘偷情！」

寧氏的聲音戛然而止，盯著三娘子的雙眸裡，透出的全是意味深長的笑意。

三娘子呼吸頓止，只覺指尖都冷得發麻了。

說實話，方才寧氏用「物極必妖」四個字來形容陸雲英，三娘子此刻也覺得用得格外貼切。

從陸雲姍那聽說了陸雲英的事後，她就猜想著，當年陸雲英身上肯定有什麼見不得光的事，才會讓陸家願意將一個身分如此尊貴，且美貌端莊的嫡出大小姐嫁給榮岱這樣的混帳。

畢竟榮岱的臭名昭著由來已久，即便榮家瞞得再好，可天底下哪有不透風的牆，連三娘子這樣身分地位的都多少清楚一些榮岱的為人，要說陸家還天真的以為榮岱是萬裡挑一的好女婿，三娘子是不信陸家會這麼沒眼光。

因此聽了寧氏的話，三娘子雖震驚萬分，卻也覺得如此因果是合情合理的。

「所以就真的是那個佃戶和大姑奶奶……」半晌，三娘子才冷靜的開口問道。

寧氏欽佩她的好定力，卻失望的搖了頭，「事實上，當年先二夫人也找錯人了，與大姑奶奶私通的並不是那個佃戶。」

「私……」三娘子這才嚇得瞬間瞪大了眼睛，「妳說私通？」

私通！陸雲英和一個下人私通？三娘子啞然了，難道當年的陸雲英不僅僅是情竇初開，只與人談了一場風花雪月的豆蔻之愛嗎？

「榮府世子爺臭名昭彰，大姑奶奶是侯府嫡長女，這當中若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，我想當年就算是榮府砸金登門，母親也不會看他們一眼的。」

「那倒是。」三娘子點了點頭，「那姊姊可知當年那男子究竟是誰？」

寧氏搖頭，「帳冊一事我知妹妹的誠意，妹妹真心待我，我也不能藏著掖著，大姑奶奶這事就當做帳冊的禮尚往來。」

「只是並非我有所隱瞞，而是當年五爺說話也是不占分量的，身不由己的當下，五爺根本不敢下手去查和大姑奶奶私下定情的那個男子到底是誰，只知是個身分不尊的僕役，多半是在莊子上，但下面的事五爺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」

「也就是說只有宣氏知道？」三娘子若有所思地道。

寧氏搖了搖頭，沒有搭腔，其實也是無話可言了。

三娘子見狀，便利索地指了指帳本道：「姊姊懷著身子，眼下正是多有不便之際，但我是個急性子，想著要讓姊姊幫忙便不會拖拉敷衍，姊姊若是願意接下這件事，那在姊姊不方便的時候，讓五爺幫著代看幾眼也是可以的，姊姊和五爺都是內行人，論算帳的本事，連侯爺都是心服口服的。」

見寧氏一臉詫異地抬頭看著自己，三娘子不禁柔了眉眼，又道：「我想查一查侯府近五年來內宅的帳，這活其實不輕，而且也不著急在這一時。不過姊姊什麼時候準備開始查帳了，方才在院子裡被姊姊賞了一碗冰酪的那個丫鬟就煩請姊姊帶一帶，回頭我想讓她幫我把內宅的瑣事打點起來，若是她能學會記帳、算帳，那便再好不過了。」

「妹妹放心。」寧氏明白三娘子話裡的意思，當即就點頭道：「只要那丫頭肯學，我一定把會的都教她。」

兩人一來一往算是把內宅帳本之托給敲定了，因為知道了陸雲英的事，三娘子自然也坐不住了，和寧氏聊了幾句就起身準備要走。

寧氏也不留她，只和三娘子說道：「要是妹妹身邊暫時沒什麼要指派的，如畫這丫頭，妹妹就暫時留給我吧。」

見三娘子眼露疑惑，寧氏笑說：「我一會兒就準備開始幫妹妹看帳了。」

寧氏聰明的加重了「幫」這個字，主次之意不言而喻。

可三娘子聞言也著急了，連忙擺手道：「姊姊，這不過就是幾年前的兩本帳冊，儲物櫃裡還有好幾十本呢，真的不急。」

把帳冊託付給寧氏，是因為她擅長此物，三娘子也有些人盡其用的意思，可若是寧氏因為這樣而弄壞了身子，或者弄沒了肚子裡的孩子，三娘子覺得，那這帳冊寧氏還不如不看。

誰知寧氏也狡黠的衝三娘子一眨眼，指了指屋子裡的一間偏房道：「沒事，五爺正好在呢，最近他也在幫侯爺對外院的公帳。」

三娘子一聽，頓時哭笑不得，「姊姊說，我和侯爺是不是該給姊姊和五爺包一個大紅包當做算盤費？」

「嗯……」誰知寧氏還真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，「算盤費就不用了，妹妹記得讓內務嫵嫵多往我這送兩座冰。」

「怎麼，姊姊這的冰不夠用嗎？」三娘子一驚，頓覺內宅庶務真的要好好整頓整頓了。

誰知寧氏竟苦笑道：「我這真不是順口一說，是真和妹妹開口討的，我本就苦夏，如今懷了身子，竟比從前越發不耐熱了，不然今兒個也不會鬧了冰酪的笑話，實在是因為饞得不得了卻又沒法子吃。」

三娘子連連點頭，「我一會兒就讓瞿嫵嫵給姊姊送過來。」

「還是妹妹貼心。」寧氏溫婉的笑了笑，徑直將三娘子送到了門口，又聽三娘子說了一句晚膳以前會把內宅近五年的帳本全部送來，而如畫則領命，留在了竹意堂。

一送走三娘子，寧氏便笑著吩咐喜鵲，先將如畫帶去練練算盤，自己則趕緊返身進了屋，可還沒等她走到內廂房，屋門口就閃過一抹頎長的身影。

「走這麼快，當心腳下又不穩了。」一記夾雜著溫柔寵溺的厲聲隱隱飄來，正是五爺陸承恩。

「爺。」寧氏紅臉一笑，暗中吐了吐舌頭。

陸承恩輕輕的把她擁在懷中，目光則移到三娘子方才站過的廊下，輕笑道：「之前妳還說許氏沒有侯爺大方，這下可好了，人家是大方了，整整送來五年的帳本，我幫侯爺也不過就是看三年的帳，妳還生生比我多了兩年出來。」

寧氏嬌嗔著在陸承恩的懷中跺了跺腳，心裡卻滿是愉快，「不過要爺費心幫我一下，三娘子說了，回頭給我再多送兩座冰過來呢。」

陸承恩哈哈大笑，「兩座冰就把我家夫人給打發了？」說著，也惹得懷中嬌人兒跟著悶笑不已。

不過相比五房夫妻倆的神清氣爽，此時此刻的桃花塢，陸承廷和三娘子兩兩相望的神情可就不那麼和悅了。

「當真？」陸承廷緊繃著一張臉，肅然抿唇，正色看著三娘子。

三娘子被他那突然乍現的嚴肅給嚇了一跳，可當下想想，又覺得自己方才也是那般震驚，估計在寧氏面前的神情還不如此時陸承廷在她面前這般自然呢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寧姊姊是這麼和我說的。侯爺，你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嗎？」

陸承廷沒有說話，只順手拉過一旁的椅子就坐了下來。

他今兒個一早進宮本來是去和皇上請假的，剛接了侯府的事，他前後一整理才發現問題極多，若拖著不辦，或全部丟給陸承恩和余安的話，估計不只外院的事難展開，他怕連內宅的三娘子都會一併舉步維艱。

所以思來想去，陸承廷便和皇上一口氣請了五天的休沐假，想先把家裡的事情給捋順了。

皇上倒也大方，朱筆一點就允了，不過末了卻和陸承廷說，讓他這個為人兄長的準備一下，九月初十，朝廷頒旨，大赦天下，若是一切順利，陸雲姍十月就應該要進宮了。

陸承廷以為這已經算得上是侯府眼下的一件大事了，可他沒想到，回了內宅，三娘子這竟還有一個更大的驚喜在等著他。

哦不，這已經不是驚喜了，而是驚嚇！

「宣嵐從來沒有和我說過。」感覺到三娘子的手輕輕撫上他的肩背，陸承廷不由長長地舒了一口氣，「真的從來沒有和我說過！」話到尾音，戾氣驟現。

三娘子沉默了，她能感覺到陸承廷心裡的憤懣，這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。當年宣嵐是他的枕邊人，卻背著他查了自己的親姊姊不說，查到了這種不堪的事之後卻連半點風聲都沒有透露，而且還用這事去找了陸承安想藉機要脅……

「宣姊姊可能……」

「可能什麼？就為了這個位置？我如今不照樣名正言順的坐著，卻和她無半點關係！妳說，她這樣費盡心機為的是什麼？」陸承廷冷笑一聲，聲如刀錐，一下一下鑿在三娘子的心上，生生催疼了三娘子，不禁讓她紅了眼眶。

是啊，這是陸承廷和已故前妻的恩怨，即便是三娘子這個大活人，即便她現在才是他的枕邊人，卻也無權參與進陸承廷和宣嵐的故事。

「侯爺，宣姊姊已經死了，故人執著，侯爺又何必費心去猜？」沉默良久，三娘子彎下腰，伸手圈住陸承廷的脖頸，用唇輕輕的吻了吻他緊繃的臉頰。

感覺到三娘子的溫柔，陸承廷似一下子就從一片混沌的黑暗中尋到一絲光明，他伸出手，一把攬住三娘子的柳腰，輕輕一轉手臂，便將她穩穩地抱在腿上，「我並非執著，只是慶幸如今昱哥兒是被妳帶著的，前頭還有楊先生這麼妥善的教導著，最近這幾個月，他越來越有兄長的風範了。」

陸承廷一說到昱哥兒，三娘子就開始瞪眼睛了，「侯爺不會真的以為楊先生這點

教導就夠昱哥兒學了吧？侯爺別忘記了，楊先生是我請來給儀姐兒上課的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陸承廷總算笑了，「給哥兒上課的先生月底就來，現在已經在路上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因為昱哥兒先生的事，三娘子已經前後叮囑過陸承廷很多次了，可這廝每次都和算盤珠子似的，撥一撥才動一動，真正讓人開心。

「自然是真的，他如今都是世子爺了，先生的事怎能馬虎。」陸承廷言之鑿鑿地道。

三娘子就氣他這點，不禁重重地捶了一下陸承廷的肩，一本正經地道：「昱哥兒先是你的兒子，然後才是世子爺。」

「這孩子也是有福氣的，能有妳這麼一個一心一意為他前程著想的繼母。妳放心，將來若是昱哥兒不孝敬妳，我定會讓他好看。」陸承廷也是有感而發。

不料三娘子卻搖頭道：「侯爺錯了，我這般替昱哥兒著想，並不是為了讓昱哥兒以後把我當親娘一般孝順。昱哥兒的親娘只有一個，那就是過世的宣姊姊，我會替昱哥兒著想，是因為我知道孩子從小沒了親娘的苦楚。」

三娘子說著，目光深幽地看了陸承廷一眼，又說道：「昱哥兒與儀姐兒不同，儀姐兒只要知書達禮，學會掌家，將來能安安分分的相夫教子就成了，可昱哥兒以後要走的卻是侯爺你的路。

「這條路有多難走，侯爺是知道的，與其讓他以後磕磕碰碰的沒了底氣，不如現在就讓他多吃一些苦頭，將來也能順理成章地替朝廷辦事。這樣，等他再去給宣姊姊上墳的時候，在親娘面前也抬得起頭來！」

「說起來，這次要來的先生妳也認識。」因為三娘子坐在陸承廷的腿上，所以陸承廷是仰頭看著她的，可偏偏入了眼的全是三娘子脖子以下那一片旖旎。

三娘子卻還愣愣地琢磨著陸承廷的話，一點也沒有察覺到陸承廷眼底透出的慾望，「我也認識的，誰？難道是華先生？」

三娘子年少時的眼界並不寬廣，要說教書先生，她只認識華丘山一個人。

誰知陸承廷竟真的點了頭，「正是華老。」

「真的！」三娘子不禁驚呼，「可早兩年時我聽哥哥說，華先生已經封了書館，雲遊四方去了，你怎麼尋到他的？」

「先生教書育人、才德兼備，放眼大周九域都是數一數二的。我陸承廷的兒子，要麼就不學，要學就要學最好的。且先不說昱哥兒資質不錯，就算他天生愚鈍，我們為人父母的也不能馬虎敷衍，既然要找先生，自然要尋個最好的。」

「難怪這事侯爺一拖再拖。」三娘子這才恍然大悟，「如此一來，昱哥兒以後這課業問題就真的不用咱們操心了。」

「那是自然，這束脩我可是給了雙倍，那老頭豈不是要費雙倍的心嗎？」陸承廷目光一暗，說著說著就伸手拉住三娘子的衣襟，緊接著用力一拽，還不等三娘子反應過來，唇就已經落在她衣領微敞的那一片柔軟上。

三娘子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，下意識就想掙扎，結果她越是抗拒，陸承廷圈在她腰身的手就收得越緊。



不一會兒，屋子裡傳出嚶嚶聲，隔著半虛著的廂房門，逸出了一片緋色……

就在屋內春色瀰漫之際，院子外頭，正從大廚房裡忙完了一陣、回來歇腳的子若卻見昱哥兒正繃著一張臉，低著頭，匆匆從裡頭跑了出來。

「昱哥兒？」子若見了他不由得伸手攔了一下，關切問道：「您怎麼一個人？伺候的丫鬟呢？」

見有人擋住了去路，昱哥兒便停下步子抬頭看去，見眼前的小丫鬟有點面熟，好像是一直在繼母身邊伺候著的，他便故作鎮定地說道：「本想找父親問些功課，卻發現書冊忘記帶了。」說罷，他衝著子若點了一下頭，然後邁開穩穩的步子，從容地往聞雨軒走去。

可昱哥兒人還沒到聞雨軒呢，遠遠的就看到站在廊下等著他的儀姐兒。

一見哥哥回來了，儀姐兒飛快的扔掉手上把玩著的葉子，提著裙襬就從石階上跑下來，滿臉期待的問道：「如何如何，你問母親了嗎？有什麼是咱們可以幫忙的？」昱哥兒搖了搖頭，看了一眼與她齊高的大妹妹，飛快地眨了眨眼道：「父親剛回來，正在和母親商議事情，我沒進去。」

「啊……」儀姐兒有些失望，不由歎氣道：「我還想著，咱們或許可以幫母親分擔一下的，畢竟如今……」

「咱們不添亂就是分擔了。」昱哥兒忽然正色道：「這兩日先生佈置的課業妳都做完了？」

儀姐兒一愣，覺得昱哥兒有些奇怪，以前這話多半是自己問他的，這會兒怎麼反過來？當下便迷迷糊糊地點頭道：「都做完了呀。」

「那去我屋裡練字吧。」昱哥兒說著拔腿就進了思懿居，一邊走，一邊還催促著儀姐兒快一些。